

難民行

著 寧 江 ✓

行刊社版出火流

816
DP 35

難民行

江寧著

流火出版社刊行

行 民 難

◁角四價實冊每▷

寧 江 者 作 著

社 版 出 火 流 者 版 出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版 出 月 七 年 九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Sh. 0001—1000

自己的話

描寫抗戰英雄自然會激起積極的反應，而暴露、諷刺和指摘醜惡並不就是消極。同樣是服務於抗戰，同樣是在永遠在鬥爭着的文藝領域里起着積極作用。

只要是忠實於抗戰，現階段底詩的表現方式是多方面的。不同的內容，不同的讀者層，就有着不同的表現方式。只要每個方式都能加強其社會性的效果就是了。

這篇拙作里所寫的，都是關於「八一三」淞戰時上海一帶難民們的悲慘絕倫的遭際。以自己脆弱的筆來記下這一筆血債，聊以紀念這偉大而艱苦的時代，同時也用來紀念自己在當時的感興。

在這里順向幫助我的朋友們道謝！

作者

廿八年秋

第一章

東方巴黎的苦難

東方強盜吹一口腥風，
將東方巴黎吹上絞架，
六年來這地帶的和平，
早像沙堆上拔一座大廈。
十萬度恐怖の電池，
重鑲落人們底兩眼，
天下事可大得過逃荒？
心里困一團苦難。

千步路一個思想，
想生命閃出日敵的安排。

呼吸着死的氣息，

白日也是鬼的天下，

看滿地走動的屍骸，

百萬靈魂失掉了家。

不更事的孩子們，

也給恐慌關在弄堂；

楞着天真的眼兒，

迷惑着大人們的擾攘。

那一次不拿無恥的血手，

揭開數十年的陰謀，

假造一件水兵案，

點起戰爭的火。

敵艦的機輪輾去日夜，

一瞬間填平黃浦江。

四週伏着死的種子，

人心變作了沙場，

半空里一陣鎗聲，

播下血戰的驚耗，

像罪囚拚命逃獄，

人們衝破了石牆。

像憤怒的黃河淹沒了街巷，

像衝入一條巨大的黃蟒。

臉色是一個天靈蓋，

惶惶削去一身的力量，

昏迷變做了主宰，

爛桶也當作保險箱。

跳三尺也要磨去半天心思，

而今一步跳過十丈。

誰敢把時艱當作等閒，

靠天命使你腦袋搬家。

老年人拈起佛珠，

把平安交給菩薩，

地主早嚇得一身冷汗，

三步兩跌的滾回天堂。

家家戶戶急關上大門，

担心給炸彈創開。

那知驚慌傳過了門板，
你推我攘的不願配上。

車子從四面匯合，

像山洪向租界奔來，

看管行李的人們，

像受了夾棍的刑罰，

一路噙着不盡的酸楚，

給行李全個生葬。

滾滿地泥塵，

街道冲一面怒氣，

淚水滴下淒涼，

艱難鎖住了兩腳。

有錢的帶不去樓台，

却塞滿車車的豪華，

連成條怪異的响晃蛇，

貧窮的扣一串老虎車。

有的就槍口對準肚子，

也不願把脚跟蹣一下；

逃出後拿草根來活命？

垃圾堆上拾起身家！

指揮刀砍去平靜，

一個攻擊吞沒千萬生靈。

飽嘗不斷的轟炸，

房屋樓台化一堆敗瓦。

平坦的道路，

一萬隻眼睛也給炸盲。

給大火吃去的樓房，

向光天露一排黑牙。

砲彈撕裂昨雪的天，

預歌屠殺的凱旋，

自謂穩如磐石的租界，

也像碰到末日審判。

太空中鐵鳥縱橫，

南市的鉛華一夜轟散。

要一把火燒沉了陸地，

搬來富士山的噴火口；

烈焰火球大鬧天空，
併去了星月的踪影。

在是帝國高樓，

也抵不住火神的擁抱。

全市的怨魂搶地呼天，

求神保佑生命的安全；

淚水哭聲繚住一家，

望全家死在一起。

你要決心考量，

把命子交給一走。

一使勁向街上飛逃，

怎跳過機槍的利眼，

突地噼噼叭叭，

擊去半截身子，

釘半身子彈。

屋里更放不下安全，

死亡分佈着角落，

黑烟像死亡的斥候，

抓去了人們的知覺。

火神祭起他的火排，

給你燒成條黑炭！

算你從火焰的圍攻中，

偷出條失魂的命子；

貪慾燻黑了心腸的漢奸，

把發財配合着國難，

連嘴吧也要搜過，

不然就把腦子打開。

××鬼像羣大爬虫，

四處嚙着百姓的心臟。

街燈柱如妖魔的長甲，

揚着零碎的軀殼。

好命溜出滿城的殺戮，

仰望租界的鐵門，

岸然在你面前關牢，

抬上閻王爺的大油鍋，

要炸熱這羣世間的窮漢！

槍彈掀去難民的心肝，

戰士們當作燒爆仗。

重炮發揮數日雄威，

今早忽的悄然無話。

但不要以為滿天戰雲，

化作和平的序幕，

倭鬼子的唐克車，

不就是沿街咆哮？

機槍哼着敵愾，

搖起那攝魂鈴，

危樓上潛伏着幾條好漢，

堅決藏在電光的眼睛。

唐克車像患了懦弱症，

縮頭龜似的在爬行，
手榴彈這光明的種子，
以不屈鐵魂來迎接戰鬥。
炸碎『皇軍』的胆，
鋼鐵的齒輪一陣酸軟，
機槍哼一聲絕命的悲嘆，
不斷機械化的攻擊，
不斷血肉的頑抗，
文明華胄的光榮，
閃在戰士們赤色的胸膛！
大軍早退到第二道防線，
烽火圍一條高牆。